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  
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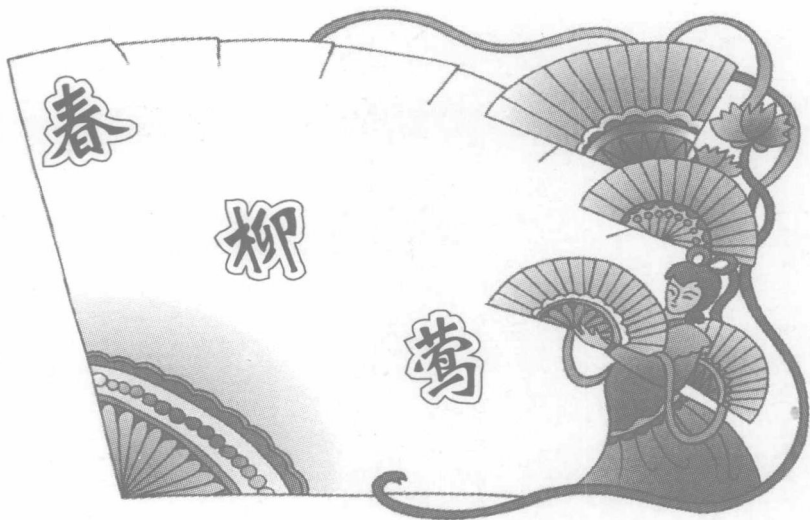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二十六卷

远方出版社  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南北鷗冠史者 编



## 目 录



- 第一回 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各错缘 ..... ( 8 )
- 第二回 见利巧施美女计 背人假借梅花诗 ..... (18)
- 第三回 毕小姐丝桐露调 石秀才玉箫断肠 ..... (31)
- 第四回 辞玻璃潦倒归僧舍 冒风雨萧条见故人 ..... (43)
- 第五回 先生羞认梅花扇 翰要泪读杨柳词 ..... (55)
- 第六回 秋风天解元乞食 明月夜才鬼做官 ..... (67)
- 第七回 毕临莺巧作风流婿 梅凌春誓结姊妹亲 ..... (80)
- 第八回 暂脱骗希图大利 难瞒藏直诉真情 ..... (92)
- 第九回 伤情误怪新知已 分忧喜见旧花婆 ..... (102)
- 第十回 悔初心群英宴贵 叙旧怀双凤盘龙 ..... (113)

春

柳

莺



## 《春柳莺》凡例



春

柳

莺

一、小说，今日滥觞极矣。多以男女钻穴之辈，妄称风流。更可笑者，非女子移情，即男儿更配。在稗官以为作篇中波澜，终是生旦收场；在识者观之，病其情有可移，此乌得谓真才子、真佳人、真风流者哉。惟《春柳莺》特补政诸书。

一、《春柳莺》每回以两句为题贯首，虽前人亦有之，此实史者限于坊请。盖以二十回并作十回，非史者故新一格，正史者别是一格也。

一、问：“《春柳莺》至第十回终止，疑以太简。”史者曰：“文人之心，文人之笔，行乎不得不行，止乎不得不止；使浮词谬句，累纸难穷，亦何益乎。”此正不必限于坊请。

一、此书，儿戏者不许看，赠与明理之士案头供读。盖此书精妙处如丝贯绵，大小节次，毫不渗漏，于轻快处，如秋水横波，长天应色，令人浮气尽销，不厌三复。若一详彼略此，则不见作者之心，并识者之明。

一、《春柳莺》巧工而兼化工，与诸书不同。有真情妙理，大纲细目，读者不妨一字一句，潜心体味，借以悟文。何则？即圣叹手批《西厢》，以《西厢》作《史记》读是也。二书对看尤得。

一、每回贯首诗，不作正经诗法，只是明白浅述，亦便俗之意。

一、诸书所言所说，是合而分；《春柳莺》是分而合。故前后穿插，妙于史者，意在笔先绝无斧痕。不似浅辈，至中断绝，

另起一屋，复说回头话，使观者意懒。听者心燥。

一、《春柳莺》虽偶然寄笔属稿，出于酒后，却浅而有味，淡而弥永。嬉笑怒骂中，不失史者本色。个中亦不可不知。

史者自识





## 《春柳莺》序



天地间一大戏场，生旦丑净毕集于中。自唐复为戏文，缘以衣冠兽翁，蓬蒿贤士，粪堆连理，污泥比目，泾谓混杂，世上莫辨。君子起而指示之。则戏演焉。及后，戏一变而为传奇，实倡自宋。盖以戏，虚文难以利俗，而浅说足以动众。夫传奇于戏，名别而实因也。

今君子操觚□□，莫不咸悉其意。故稗官野史，救污辟秽，于此为盛。一时市儿读之，不知怜才为劝，好色为戒，反取色而恶才，直欲丑净而作生旦，又乌得乎。

南北鬪冠，风流名人了。知怜才好色之正，得用情取士之真。尝谓余言，古来贤士出于席门陋巷，德妇见之裙布荆钗，如锦衣玉食，绣柱雕梁，俱属外焉者。余识其言而敬之，复请之小说。才色在所不仿，劝戒俱所不废，使天下之人，知男女相访，不因淫行，实有一段不可移之情。情生于色，色因春才，才色兼之，人不世出。所以，男慕女色，非色不名，二者具焉，方称佳话自非然者，好粪堆连理，污泥比目，桑间濮上之辈，何得妄以衣冠为尊，蓬蒿见鄙，浪向天地间说风流者哉！

此书梓世，固以名人之笔，复新于目，尤愿同人，为生为旦，不可打落丑净脚色，貽笑于戏场外之识者也。

康熙壬寅秋八月吴门拚饮潜夫题

## 第一回 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

诗曰：

四海春风一曲琴，天涯类聚自相深。  
青草原为酬游志，白眼何须学苦吟。  
俗客应难谐益友，痴情还许付知音。  
不谋颠倒姻缘簿，翻教才人错用心。

话说嘉靖年间，有一甲科，姓石名昆，字良玉。乃河南开封府人。因年幼失偶，坚执不娶。直到五十岁上，念无子嗣，里人劝他娶了个填房李氏。不上一年，生有一子。这日，良玉梦一神人，赐古墨一锭，雕画金龙，外包着锦绣双凤绢儿。云此墨乃延川石液所成。良玉得墨惊醒，闻生此子，不胜欣喜。又见眉清目秀，容貌不凡，回思梦中之言，知兆应在此，就取名为液，字延川，珍如珠玉。养到五岁上，教他攻书，凡左传、史策，过目成诵，如旧物相逢，毫不作难。八九岁成文，十一岁时即入泮宫。入泮之后，父良玉选为江南苏州府理刑，就将家眷并此生随带上任。凡百内务，俱着此生照管。不幸良玉官未一年，竟先辞世，后李氏亦呜呼。余下石生一人，带领管家，就在苏州离城三十余里，买了一所宅子，设丧陈祭。及丁忧服满，此时石生，诗词歌赋，诸子百家，无不精通。为人喜友好义。挥散宦资，以为粪土；浪结知心，就当性命。每日作文赋诗，会客联社于宅中一池亭上。那朋友见石生神清气爽，风流豪侠，都起他一号，叫做池斋先生。





岂意三年之后，家业尽为逢迎散去，人情亦随钱谷疏薄。石生闭户落落，忽于诗文之余，因叹口气道：“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，赋万物之灵而成性，必须读古人已著之书，继古人未发之旨，使吾性与古人相守，与后人相接，方称我生不负。必须得个才女，白头吟哦；得个侠士，终身嘯傲。使吾内有琴瑟之欢，外有胶漆之乐，才成百世良缘。奈何年已当冠，父母又经早丧，亲戚无靠，止余一表兄，姓李名景文，字穆如者。虽是先母嫡侄，却在北京顺天府庠。〔日〕前见了些女子，皆是有才不能有貌，有貌不能有才的；结了些朋友，又是知面不知心，善始不善终的。且世人尽皆肉眼，不识卜璞。”说罢，自己不觉堕下泪来。自此欲适城市，反着破碎衣服，故令市井之徒，大惊小怪。石生总不介意。

一日，有个友人姓怀名古字伊人，是石生旧日同社，住居与石生相近。乃劝道：“吾兄雄才博艺，当今无二，何不做番正业，轰轰烈烈，将平昔之文，行之于世，使众人一见，自称奇才。”石生因听其言，将家藏自己新作，并批选古人的旧集，尽付之坊中。未几刻出，东西南北，负价者来如云集。不论远近地方，皆知石池斋是个才子。就是过往乡绅士民，也没个不求文事。

石生自才名一倡，终日营营逐逐，不以为乐，反以为苦。一日，闻得怀伊人要上河南他表亲处打抽丰，遂请相会，思量谢名，作伴同行，到舅家借看表兄为名，随遇觅访才女。与怀伊人正在踌躇间，见一管家，手持一书，还拿了二十两一封银子。走上道：“这是扬州梅翰林家下来的请书，这银子是折聘礼的。”石生接过书，取开看时，乃是一个请启，一个关书。关书上道：

乡眷弟梅深顿首拜

请

大三元池翁石老师台，教训小儿待腊。每岁奉酬馆谷银三百两，节礼外具。幸毋负托，叨爱不尽。



石生看罢，见下一乡字，知梅翰林也是河南。遂对怀伊人道：“这事可去与不去么？”怀伊人道：“甚是该去。吾兄尚且无因他往，要访才女，扬州乃风流古地，正当借馆以图佳丽。”遂喜对管家道：“梅老爷人可在外边么？”那管家道：“梅老爷管家现在外边。说他叫王文，他老爷叫做梅岭彻。因告假在家，前在玄墓观梅，访得相公是个才人，故到家即着他请相公处馆。”石生道：“可知他学生多大了？”那老管家道：“听得他与外人闲讲，说梅老爷只有一女一子。子年尚幼，却不曾说出生年纪数目。”石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写回书，可封一折饭礼儿与他。回他先去。我大约不过数日即去赴约。”那管家领命去了。半晌进来回道：“梅老爷管家已去。折饭礼儿收了。临行甚是叮嘱，叫相公不可失约。”石生闻言收了聘仪，不胜欣喜。当日留怀伊人饮酒。要择日一同出行。酒未数巡，怀伊人道：“吾兄借出游以访才女，固是高人举止，但恐此处文事，一时不能谢绝怎好？”石生道：“小弟素性懒于名利，前因怀兄忠告相劝，致于今日，亦是不得已应酬。昨有两篇序纪，俱草草告成。今日所来，已经回过，脱然无累，就是明日即可同行。”怀伊人道：“小弟行装皆打点停妥，只是明日，恐非吉期。”石生遂叫一书童柏儿，取历日过来与怀伊人选日。怀伊人接过看道：“明日乃正月十七日也，俗云，七不往。直到后日方是出行吉期。”石生愀然近座道：“出行固要选个吉期，但明日不去，又恐他方绅士拜索笔墨。这番缠扰，却如何处置？”怀伊人衔杯半晌道：“有了。此时春光明媚，玄墓古香亭梅花甚开，四方游人诗士，雅集甚多。明日小弟稍备杖头，请到玄墓少叙。一以却拜访之人，一以领梅花之胜，岂非两全妙计。”石生闻言大喜。二人饮至夕阳西坠，怀伊人方辞回去。正是：

闭户谈心休对俗，  
寻幽酌酒必须花。



春

柳

莺

到了次日，怀伊人在太湖叫了一只游船，定了两个吹唱。吃过早饭后，坐在船上，遂叫管家去请石生。不一时，石生带着书童柏儿来到。二人相见礼毕，茶罢，管家摆上酒馔，就叫开船。三杯两盏，饮了一回，吹唱一回。怀伊人道：“若依吾兄昨日之言，舍此而去，不独今日无此一段快乐，且为梅花所笑。”石生道：“梅花骨秀神清，苦于耐寒，阳回气足，复能魁春，乃酣养贞守之士。弟因蜗角淹留，不知以其大者图之，倒不怕为梅花所笑，恐为梅花所耻耳。”怀伊人道：“吾兄今日谢名，借处馆以访才女，可谓贞守矣。况今秋乡试，明春会试，联捷在举步之间，梅花何耻之有。小弟雕虫小技，且丁母忧，明年此时，吾兄着锦衣归来。弟相会抱耻，又当何如？”二人正饮酒闲谈间，听得箫鼓如麻，歌声聒耳。石生叫人把两边垂帘卷起，见玄墓已在面前。岸上游人如蚁，皆傍梅岭而行。石生同怀伊人一见，心朗意彻，如一幅春景山水相对。怀伊人向石生道：“此处有佳胜，即俗子市儿，也勉强扭捏两句歪诗，以酬青帝之意。吾兄名手，断不可无辞。”随叫管家取上笔砚笺纸，摆在案头。石生也正动诗兴，又见纸笔现成，便笑道：“请怀兄先为倡首。”怀伊人道：“今日吾兄是客。”一头说，一头研墨。石生取过纸，提起笔，向砚池蘸得饱饱，正待要笔走龙蛇，纸透云烟，把春风花鸟搜索一番。忽见管家进舱报道：“田相公在岸上。”怀伊人不悦道：“他怎知我在此处？”管家道：“方才在帘外见相公说话。”怀伊人尚不动身。只听岸上高声叫道：“怀伊兄如何偏背小弟至此耍子。”怀伊人只得叫住了船，欠身相邀。迎进舱门，但见这人：

头戴一项鸭嘴纱巾，身穿一件墨色布衫。年纪只在三十，面貌却似百岁。口拥荒须，形容不甚儒雅；脚登朱履，强勉赖做斯文。规规矩矩，妆成许多道学；遮遮掩掩，全见一味老诚。

三人相见，礼毕分宾而坐。石生向怀伊人问道：“此位尊



姓？”怀伊人道：“姓田，字又玄。与小弟旧曾处领，近居城市。”怀伊人又转身对田又玄指石生道“这就是敝同社石兄，道号池斋者。”田又玄闻言，忙向石生打恭道：“原来就是石公祖令郎，久仰久仰。”叙毕。傍边管家添上锤筋，大家同饮了数杯。田又玄就像个不饮的意思，再要斟他，只是告减。石生道：“田兄，加敬一杯。想是见弃小弟，在这边故此不饮？”田又玄高声回道：“岂有见弃之理。不瞒先生讲，昨日，徐州一个铁不锋兄，慕小弟之名来访，同本处一位白兄，齐集古香亭观梅。忽然诗兴发作，做了一回诗，不觉畅饮，因就玄墓歇下，今日尚有余酒未醒。”怀伊人接口道：“酒不肯见爱，同敝社友做诗吧。敝社友方才爱玄墓这段好景，十分留意春色。以梅花为题，正在挥毫之际，不期相遇，却好酬唱。”说罢，叫管家又取了一幅笺纸，命石生、柏儿捧砚磨墨。田又玄慌了，把几杯酒盖着厚脸，假托看着柏儿道：“此子甚是青年，倒擅磨墨，是怀兄家的吗？”怀伊人道：“不是，是敝社友之仆。”田又玄笑道：“果然有好主必出好仆。”又问柏儿道：“你多少年纪了？”柏儿道：“今年十六岁了。”田又玄道：“你可识字吗？”柏儿道：“我不识字。”田又玄只管絮絮叨叨，问他东长西短。怀伊人道：“想是墨已浓了，田兄不要闲话。”田又玄谅着这诗难免不做，反强勉堆下笑容，脱帽露顶，谈今论古，胡乱讲了一回大话。提起笔来，也不让人。摇头战足，咬指托腮，做了半日丑态，捏成一首。放下笔，将诗笺拿在手中道：“弟已告成，候石先生、怀兄韵成，一齐同看。”怀伊人道：“石兄在此，小弟不敢放恣。老兄转候石兄吧。”石生闻说，提起笔来，如探囊取物，写了一首。递与田、怀二人。

诗道：

一片冰肌接水光，  
羞随红紫独为芳。  
东风团月连云瘦，

春色笼烟彻骨香。  
减却离魂空着恨，  
销残清粉更成妆。  
当年高士今何处，  
值此游人总断肠。

池斋石液题



二人看罢，但见云笺与花柳齐飞，翰墨共春光并舞。连声叫妙不止。石生道：“小弟信笔乱书，实皆俚谈，何以当得二公大赞。”田又玄正色近座道：“其实做得好。若有字眼下得不妥，小弟从来最不瞞兴，就要把弊病一一说出。这诗做得不但顺口，且起头一句，‘一片冰肌接水光’，把梅花比做冰，冰者白也，梅花又是白的，这就妙起。第七句下个‘当年’二字，当年者，尚论也，又是远想的意思。先以目前寓景，后以古人作证，乃真才实料，恰像唐诗。”石生道：“小弟原是抛砖引玉，请佳作代为遮丑。”怀伊人虽与他相认，不过旧曾处邻，并未曾与他文墨往来，也要看他诗句。就将手中诗取过，同石生一看，满纸胡涂，字如牛毛虾尾一般。诗上写道：

春

柳

莺

南枝才放两三花，  
雪里吟香弄粉些。  
淡淡着烟浓着月，  
深深笼水浅笼沙。

石生看罢，知他是抄写前人白玉蟾的诗句，不好说破，故作赞赏。怀伊人不觉露出一声道：“这诗做得虽妙，念来就如熟的一般。请再咏四句，以成七言八句如何？”田又玄忙回道：“这诗皆从心窝里发出，所以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若是有些假借，便自己的意思，与古人的意思，两相隔绝，朋友读着，自然律不和声，词不顺口了。且有意思的人，作诗只可一首。再做一首，就为恃才妄动了。岂不知古人说，一之为甚，岂可再乎？”怀伊人



又道：“这诗细细想来，倒与当时白玉蟾《梅花》诗有些相同哩。”石生笑道：“想是田兄与古人暗合。”田又玄亦大笑道：“好个与古人暗合。小弟自幼在父师面前，逢会文作诗之期，往往拿着笔，如行云流水，不加思索，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。自不知出自何所。间有父师道‘这是某人旧文’，究竟自己也不知道。石先生所言‘古人暗合’四字，此乃至言也。即如昨日有个不通的女子，做了一首诗，贴在玄墓古香亭上，也是咏梅花的。观者如堵，并无一人敢上前和他。就是小弟走上，随意略写几句，众人一见，惊得掩面伸舌而去，难道那诗也是白玉蟾的不成。”说罢，又向石生道：“小弟胡说而且乱道，先生幸勿见笑。”石生道：“常言‘俗子位中留不住，才人到处有逢迎’。田兄既有这般大才，何患弟辈不甘拜下风。”怀伊人亦谗道：“田兄之诗全无假借，适才是小弟之戏谈。我自罚一杯吧。”遂吃过一杯，又向石生招饮。石生手执酒杯，心下想道：“此人说甚么不通的女子，必竟是个才女。”停杯向田又玄即笑道：“适所言佳句，与那不通女子诗，可还在古香亭上吗？”田又玄道：“岂有不在之理。古香亭乃梅林之大观，亦诗人之雅聚。凡远近游人，往来无阻，任其饮酒赋诗。石先生这诗，到那里也贴将起来。小弟诗现在东粉壁墙上，少不得同去现丑一番。”石生听了，一心要上古香亭看那女子的诗。酒也不吃，就叫放船前去。一阵清吹低唱，穿湖而人。行未一箭之地，但见：

亭台耸起，人人笔弄清香；粉面参差，个个鸟唤提壶。对客开樽，错怪浮生如梦；临波停泊，亦信春光似画。也有各携杖头，借景陶情；也有独抱琵琶，逢场作戏。

石生住了船。同怀伊人、田又玄，叫管家携着酒榼，带着吹唱，一直上山。行到古香亭上，举头一望，满壁皆诗，不及徧览。转过东粉壁墙来，田又玄即指道：“此是小弟拙韵，上面是





那不通的女子胡话。”石生微应，同怀伊人先看田又玄诗道：

娇似雪花白似鹤，枝枝开放向前坡。  
占他春景气痴我，累我吟诗恼杀他。  
一朵扭来堪插髻，连根拔起可烧锅。  
明朝只怕山风起，雪打群鹅飘满河。

春日同铁不锋白随时作也

石生看罢，同怀伊人忍笑不止。田又玄道：“这诗何如？”石生同怀伊人道：“字字典雅，句句新秀，果称绝技。”田又玄喜道：“可有些老杜气味么？”石生道：“全是杜体。”田又玄又指那女子诗与石生看道：

玉笛吹残花复生，  
别离歌曲动江城。  
摇依南岭应传语，  
笑倚春风巧耐情。  
雪照疏林酬意冷，  
梦回东阁旅魂惊。  
相思罢吏难归去，  
载酒空余索杖名。

凌春女子题

石生看罢，魂灵飘荡，神思恍惚。暗自想道：“世间有如此女子，岂不令男子羞死。”念了一回，复低声玩味一遍；玩味一遍，又高声朗诵一回。徘徊眷恋，情生肺腑。怀伊人亦仰面嚼咀。田又玄用手扯道：“这女子诗一味胡涂，当不得细解，就便解出滋味，也不过是个女流。”说罢，将石生诗笺贴在壁上。又道：“我们且席地饮酒，叫吹唱起来赏鉴梅花，不可有负春色。”石生同怀伊人只得错落就坐，各斟满饮。石生手拿着酒杯，心下沉吟半晌，恍然如失，就要起身告回。时天色将暮，田又玄宿酒已醒，正要拚饮。见石生要回，对怀伊人道：“主人之意若何？”